衎石齋記事稾

衎石齋記事稾卷五

嘉興錢儀吉新梧

書魏志劉馥傳

古之教民稼穡者不在土地之廣而務盡其力欲盡其力又必以時休代積其生氣而後發之故趙過述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本作三甽中今從姚氏去三字）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甽也者界田之溝也蓋今年爲甽明年爲田歲易其處以休地力湯之時天下大旱伊

尹爲區田負水澆稼以救饑氾勝之賈思勰皆嘗述其事而思勰言種禾黍麥大豆荏胡麻諸方法尤備大抵以一畝之地度其長而橫分爲町町又分爲道町廣尺餘道廣亦如之橫鑿町閒爲溝廣尺深尺夾溝爲兩行種之勤其灌溉歲收常百斛雖古之斛小僅及今斛三之一然古之百畝亦僅及今四十一畝百六十步以今地計之一畝之收乃得八十餘斛不已豐乎周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鄭氏云萊休其地不耕者晉之強也始作爰田爰之言易也齊風曰無田甫田

惟耰驕驕言力之不盡雖廣無益也孟子曰深耕易耨易讀如字易之言爰也蓋三代以上樹藝之道未有不出於此者卽趙過代田行於漢武末年史稱是時邊城河東宏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宣帝之世穀賤至石五錢於是始爲常平以權之其足穀之效如是魏劉靖都督河北爲戾陵渠堨水溉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夫更者代也三更者其用一畝三甽之遺意而歲代其處者與薊之故城在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今畿輔旁近小民惟種麥高粱收亦至薄

論者皆謂其土磽瘠使然也豈知昔人善爲之其穫乃與江南水田無以異乎蓋自漢末大亂人民飢饉興平之初穀一斛五十餘萬錢軍中無糧至卬給於桑椹蒲蠃上下危懼講求政本然後棗祗韓浩之說興焉諸州皆置田官在所開屯司牧之良又皆治溝洫之利如靖者乃能種稻於薊中而鄧艾在上邽亦行區種之法其後傅休奕上言於晉武乃曰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至數十斛自頃以來至畝數斛不足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也其

病正在功不脩耳嗚呼觀休奕之言足以知魏時農政之善後世莫及焉已夫今之田猶古之田也世教日衰人心日偷而天施地生無或息也往在康熙中桂林朱君龍耀宰晉之蒲城蒲居萬山中非雨不穫朱君爲作區田而畝嘗致三十石比年以來畿輔方興脩水利使能經委百川悉行地中因時節宣旱潦有備復取此三更之法變通其意不必盡強以種稻但令田必有溝溝之數必與田均歲必易其處立苗糞治之宜一如方法俾勺水皆有用則倍收可立致閭閻擅蓋藏之富廨稟

有三登之積若文恭遏表所謂潤含四五百里灌田萬

有餘頃者其罔俾專美於前也哉

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周公家書並詩跋尾

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南昌周公家書及臨終詩一首予從公七世族孫戶部主事學光傳錄得之者公爲唐王守廣信城破就擒齧指血作此自稱鉛山守土臣而以徙死無謚爲已恨末署丙戌五月一統志稱公舉兵保廣信唐王即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今觀此書自云湖東之命二月廿五日大司馬促我就道二十九日辭朝至崇安道梗是公實在閩授官也唐王困於鄭氏而何騰蛟時在楚兵尚盛是歲王將道汀州入贛

與騰蛟爲聲援楊廷麟亦自江右疏迎而鄭氏陰令兵民數萬脅止王曰如是將失天下望二月至延平不得行公益於延平受命而赴信州故北出崇安也大司馬或是兵部尚書吳春枝嘗守浦城者王之立也政由鄭氏所恃獨漳浦黃公先是乙酉冬已殉於金陵王益孤而浙東又奉魯王稱監國詔之不納助之饟而使又見殺彈丸黑子間蜩螗沸羹其勢必不終日公雖受重任而城守無兵召募無金帛率流亡老弱激諭苦守公詩所謂一死愧無恢復策者夫固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書又言我不跪見笞至百私喜死得其所嗚呼如公者殆李明通所謂護膝不護頭者邪公眞義烈也哉於時同死者兵部員外郎南昌萬公文英湖東道副使進賢胡公奇偉同知崑山胡公甲桂郡人兵科給事中胡公夢泰貴溪舉人畢公貞士乾隆朝公與萬公及三胡公俱

賜謚節愍此書稱湖東道胡琦未知與副使是一人否

公諱淀礽其文左從示諸郡邑志皆作仍誤也其字雲翼自號松臞崇禎十六年進士著有小樓記亂後失其

稾今存者鐻齋制義數十篇

跋淩忠介公遺詩卷

淩明經少茗奉其先世忠介公遺詩手跡見示卷中和劉同人六責詩爲居京師時作淸官處貧至於筆履之細鬻以供炊而吟詠自得如此可以知廉隅刻苦中陶然有性分之樂乙亥春日詩爲奉使安南還過家暫留有感時事而作有云魂依淸穆溝邊骨淚濕胭脂馬上情閔兵禍也又云官須刻急方稱健人到流亡始疾貧行刻急而致流亡著亂本也桑柔之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末季之風千古同慨又云

見說趙朝誠孔棘忍云藏野已粗安悲時事之艱難權一身之進退兩無正曰維日於仕孔棘且殆十月之交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葢自是公還京師竭股肱之力終以一死報國其志已早決於此嗚呼是可以告萬世之爲人臣者明史謂公將死取平生所閱書籍盡焚之曰無使賊手汚也以是翰墨流傳世不多見儀吉五世從祖侍御府君乙丙之閒自閩越敗歸蹈首陽之節亦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吾甚薄其語平生著述文字前三日盡焚之矣其事與公適相符合葢忠孝之性通乎

神明浩然與天地爲一其視百世之名太虛浮雲耳於
文字乎何有而後之人慷慕前賢流連手澤則有油然
不能自已者明經自其弱歲得此數紙故籍中卽知寶
愛壯游數十年南北涉歷數萬里奉以周旋不忍釋明
經亦賢矣哉明經又言公之歸骨也
世祖廷諭知府吳綺護之行且
命爲卜葬嗚呼
聖朝褒䘏遺忠之典古未有也又聞公之從叔推官君
名濛初明季守徐州殉寇難世鮮知者並記卷尾爲後

人矜式焉

跋范忠貞公集

范忠貞公集清苑劉可書編次以公平時奏疏雜箸及被難後以炭畫壁諸作各自爲卷予觀雜箸中與諸從者一篇當移入畫壁稾中此蓋在獄中與嵇沈二先生謀脫其同難諸人之死而作也山農謂嵇嵇自號抱犢山農九峯謂沈沈雲閒人也云醉白老人世居榕城家有百齡之母者此言閩人林能任可棟也能任被繫時年六十有九節母張氏年九十有三公欲使人爲其母啓救能任其後能任卒免於難蓋公本謀也公又欲救

衣右謂須語義翁親赴山君諸處曉以大義者義翁不知何人山君喻虎狠之屬衣右蓋指王天祐也嵇先生撰同難譜謂祐在獄有欲申救之者祐斥以不義故健兒百餘輩皆遣釋去祐獨桎梏不解然則天祐終不出而死邪當時在閩偕公死難者五十三人然諸傳記能舉其名者公弟承楷嵇留山永仁沈天成上章王幼譽龍光四人而已又部曲張福建先以公被執時奪救死僞散騎郎嗾呢以謀免公於獄事泄磔死舊役王道隆以奉使還至延平聞變自剄死天祐或在五十三人中

一旦循行至其地或告曰此鄉鄙僿請爲之義學何如公欣然曰諾休於僧寺見巨榆官物也伐之以爲梁遂立學延師課童子其中別冊使手實所課於下曰書程簿爲期使之來自覈其課及期村之童子八歲以上十六以下亡慮數十人父母皆爲製衣冠坐牛車到縣廨聯絲入公閤皆出書程簿案所課書次第奉公閤誦皆不誤更勞之紙若筆而責其惰者逾旬日復來逾年村之子弟多識字偪偪然其長者日馴遜早納租稅恥爭訟公又買田歲取以給師膳薪使久而無廢及公去臨

纈師皆率其弟子長幼雍容坐牛車皆來送公眷眷然其效於民者如此人之令不行於境內而公能築隄於境外人之教士不能止其身過而公乃化行於其鄉無他誠與不誠而已矣將以條教興作市吾名或未嘗精求其利害而雜投之取適時會而已民何以信而政何以成若人者不爲之則弛爲之則擾爲之而省其成則愈擾觀於其家雖子弟亦頑不可使盡得其道則國人如子弟失其道則子弟且爲國人嗚呼此爲治之所以必誠已也夫

書張楊園先生傳後

右傳爲故副都御史翠庭雷公所撰者乾隆十八年雷公督學吾浙二十一年以請養歸於閩先文端公贈之詩有云導旌旆出桐於何所將幾束書其淸節可思也而尤以表章正學爲已任嘗訪蕺山遺集於其後人得而刊行焉又刊陸淸獻年譜以敎士碣楊園張先生之墓一再序其遺集而又爲之傳蓋自張淸恪之撫閩也創鼇峯書院以正學訓士於時蔡文勤主講席雷公實肄業而有得焉故此篇於先生學術之醇獨能親切言

之如此篇中稱何商隱者儀吉之族高祖紫雲翁也我錢本何氏明初育於錢而易焉至翁而復九世之姓爲何也始先生聞翁之賢嘗潛訪焉一徧大樹下去其後乃訂交也順治十六年五世族祖厚庵翁請先生教其子館於予家澉浦山樓及厚庵翁病革又請先生以十年終教其子先生以五年諾後以紫雲翁之相友也旣卒約復往來予家數年此先生晚年蹤跡傳中未及詳故附著之平湖屈君芥舟方重鋟先生遺書予以雷公此篇介徐編修惺庵寄芥舟俾刻於卷首又於紫雲翁

遺稾中得初學備忘引一首并錄寄之或附於本書其
亦先生之所許也夫道光二年春正月

正誼叢書編目書後

儀封張淸恪公仕康熙間以正學爲時柱石所在有惠政暇乃輯錄先賢語錄文字而梓行之噶禮誣劾公多端値史獄數起并及刻書事陽云不知所刻何書
聖祖方崇正學以率先天下又稔知公賢置不問事久乃得白公所刻書不啻都爲若干種近有輯叢書目錄者自百川學海以下頗具獨不及此蓋樸學人弗好而傳者少也先學士公督學閩中以通經實踐訓多士求得是書及西山先生大全集李文貞遺書以歸謹藏於

家嘗戒儀吉曰金玉玩好汝父本不有有亦勿之愛書數千卷吾節廉俸以買亦未嘗取非其有是吾之布帛菽粟也子孫受之其無饑寒乎儀吉奉以周旋十數年來又稍有增益蓋淸恪總集諸書非一時所刻也而其全目迄不可得見今次第其所有者始於二程文集終於道南源委凡若干部二百數十卷釐爲八集淸恪之堂曰正誼遂以題其書此外恐更有遺籍後當博求之

跋陸太常遺言冊

右爲吾鄉故太常少卿儆巖陸公之遺言而太常之子根堂編修手錄以訓其後人者也太常諱紹琦康熙四十八年進士以檢討累遷列於九卿嘗任廣西學政桂林至今有祠堂享嘗不替予嘗於謝氏梅莊雜箸中得其祭陸太常之文略曰先生之督學吾粵也問何餬口曰有學租朝粥暮飯人曰窮宗師其閱卷也手定甲乙廢寢食人曰勞宗師征牽初卸請業請益紛來前人曰老教書宗師及其去也十二郡士子無不黯然悲者又

曰吾粵督學前乎先生者陸平湖祚蕃以明著耳靳尉氏讓以公著耳後乎先生者視諸生如寇讐矣招游客冒士著矣前無偶也後無繼也又曰吾粵有先生猶蜀有文翁潮有韓公也異時祀贊宗稱樂祖與文韓鼎足是先生長不死也謝先生仕雍正乾隆閒淸直之聲聞天下其衡量人物不可一世獨傾服太常如此此遺言一紙述其先人儒素固窮以及生平遭際辭氣閒皆抑然自下末乃道其所得力處以示子孫曰不妄交一人不妄爲一事不妄取一錢嗚呼何言之篤實而深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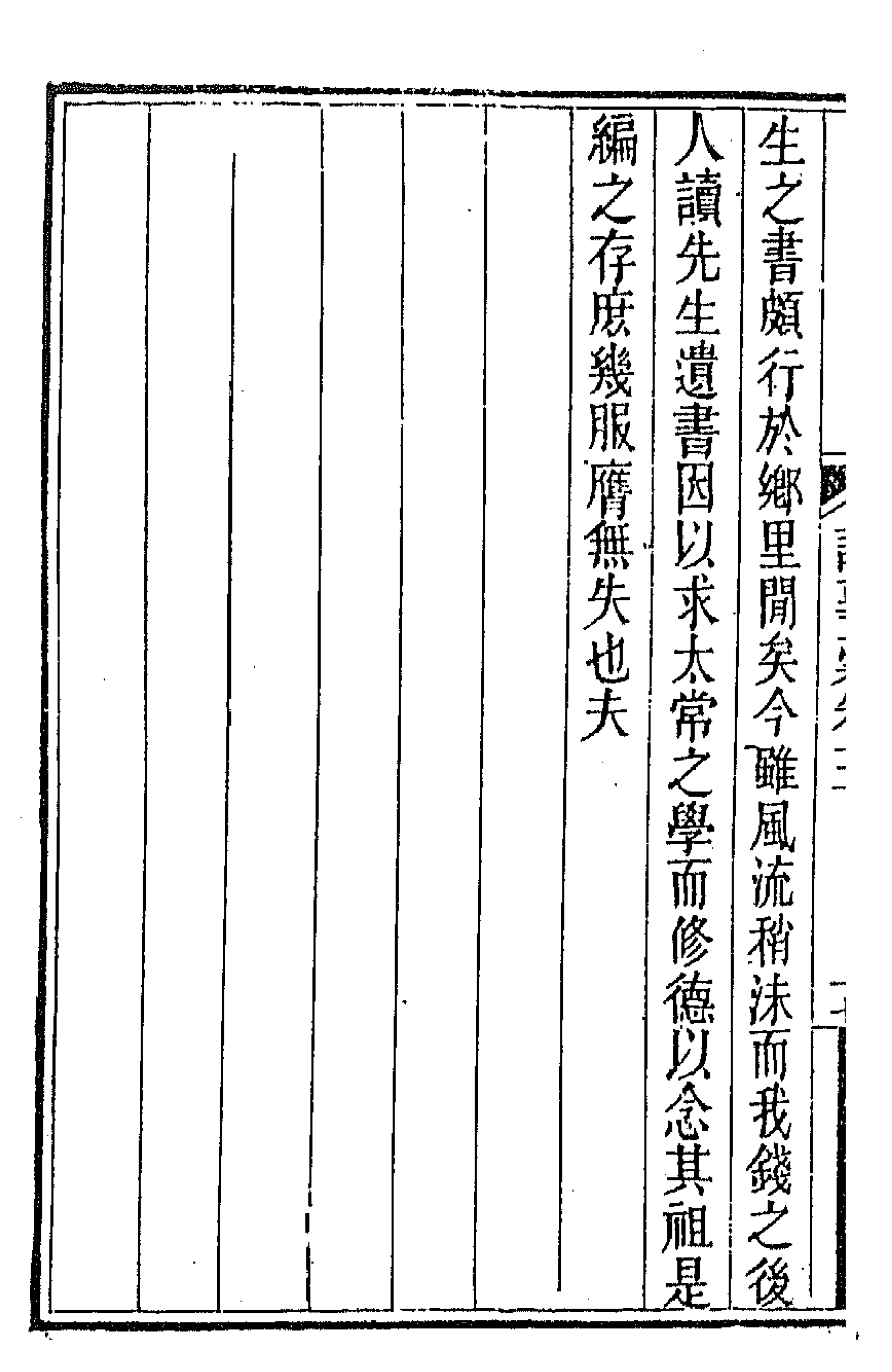
昔漢太尉楊秉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宋倪文節思之教人則曰不妄出入不妄語言不妄思慮皆與太常之言相類予竊謂人之妄有出入語言思慮者皆必有妄爲之事而臨財不苟取者其瞀欲必淺太常後二語蓋已賅舉楊倪兩家之義而取友之損益其繫於立身之成敗尤重太常首列不妄交意深哉予識太常元孫咸高於廣州逆旅中文采猶存且處困而不濡一日以此冊屬爲題識而梅莊之書晚出咸高猶未見因掇而著之竝敬繹三不妄之言竊尋遺意以質咸高未知有

當否時則道光十有五年孟陬之月

跋性理提綱

先太常公嘗從甘泉湛先生學躬行實踐一以自得爲本敎義之風施於後嗣蓋莫不興起而元孫介亭先生諱釆字亮臣庠生以行誼重於鄉嘗爲鄉飲賓生平誦濂洛關閩書未嘗一日離顔其室曰清心書桃符曰平生所學爲何事後世有人知此心師事族兄商隱先生析義益精粹然得辯胡正學之旨此性理提綱八卷去取精審詮解簡當作於康熙之初甫成而有

詔試士用性理出題一時士子皆知正學歸趣所在先



生之書頗行於鄉里間矣今雖風流稍沬而我錢之後人讀先生遺書因以求太常之學而修德以念其祖是編之存庶幾服膺無失也夫

跋壺天玉露

儀吉六世祖紫芝府君舉萬歷戊午鄉試嘗上公車覩時事方棘遂絕意仕進杜門著書其成者十餘種惟藥圃種花錄別行餘皆名壺天玉露今存者惟壺天玉露㢘鑑四卷壺天玉露淸士一卷而已㢘鑑以萬歷閒喬氏懋敬所輯者爲本而刪諡潤色之自序所云讀之手不忍舍者蓋卽喬氏書也淸士集古隱逸之士人系一詩府君有西乘庵稾二卷嘉定侯忠節公爲序者久而不存嘗求之於明詩綜檇李詩系中僅數首而於此獨

得七言絶句五十六首儀吉既喜且感合并校寫裒然成卷矣是書始輯於萬歷庚申成於天啓乙丑壽付剞劂康熙辛酉板缺壞一庵先生振鷺重修之今又缺壞傳本日尠族兄衛伯爲求得之以畀儀吉時則嘉慶丙寅仲冬廿有三日也

跋啄紅集

先文端公之從祖侗菴先生諱潤徵字芳仲崇禎己卯舉人其後築蒿園以課子遯跡不出博洽經史毅然重廉節天啓辛酉浙西大祲以諸生陳救荒六策於當事者悉施行初嗣伯父世垚後歸宗服制不降識者以為過厚具詳陳氏莢錢侗菴傳中生平著述甚富儀吉攷浙江通志有啄紅集知為先生書窮搜數年乃得之凡二十九冊猶是當時寫本集凡五十卷分類采輯事文卷或百葉各條下本所出者十之六七閒有數條如職

官部論當時官制之類蓋自爲議論如此惜自卷一至十六卷三十七至四十卷四十八卷五十凡二十二卷全佚今之存者唯二十八卷而已所徵引古籍如東觀漢記傅子有出於永樂大典本之外者路振九國志亦有數條爲餘姚邵氏本所無洵乎藝林之祕笈也末一冊輯子史中與文騈字以韻爲次儀吉第爲五卷題曰韻檢錄於藝文略中嗚呼先生去今纔百數十年耳裔孫爲府縣學生者尚不乏人遺書散佚鮮能舉其名者爰記其崖略以敬告我族之人

紫雲先生遺稾跋

本朝理學之正皆知以嵩湖爲宗師而桐鄉楊園張先生明體達用實爲嵩湖前茅嵩湖生稍後猶及見之於所箸衛濱日鈔中推挹甚至儀吉五世族祖厚庵翁嘗請張先生敎其子讀書館於吾家澉浦山樓十餘年而紫雲先生爲厚庵翁兒子少誦洛閩書篤志踐履旣得見張先生目爲畏友於是庸言庸行交相惕勉窮理盡性推勘眞實同志落落若臬先生端明凌先生渝安許先生大辛亦不過三數人爾當是時梨洲二曲南北壇

坫方盛而諸先生皆闇修斂然銷匿如不及迨先後謝世楊園遺書猶賴先生訂定以傳祝氏朱氏皆嘗栞版後賢覯感矜式久且益大彰於時而紫雲之沒後嗣乏祀遺書零落百無一存雖君子自得之學誠不以是爲輕重而後來之責不敢諉也每念慊息不能自已同里丁君子復好學士也偶於其友吳某書齋得紫雲先生遺稾一冊亟以端溪硯一明搨本多寶塔碑一易而得之以示儀吉多尺牘雜論之文附詩十餘首乃錄副一通第爲六卷續於族人處得尺牘二十餘首別寫於後

又爲一卷總凡七卷時置案頭正襟維誦若嚴師之在前儀吉雖無似庶幾自訟而知所儆乎蓋自我先人及夫族之尊賢皆嘗求先生遺文而弗獲見也及儀吉之身賴良友大德竟得傳寫是本其於先生著述不啻鄧林之一枝然循而求之其根柢所在亦大略可見先生嘗復九世之姓爲何氏諱汝霖字商隱一字雲耜事蹟詳海鹽圖經及楊園言行見聞錄厚庵翁諱禍徵見聞錄中亦及其內行之美稱述弗置云

大父秋涇集書後

嗚呼昔吾大父安慶公之卒於毀也吾父年甫十二詩文雜草稿悉弃世父漆林先生所乾隆乙巳寓京師揚州會館燼焉吾父涕泣慕思日月訪求得手稿若干紙儀吉於親故家亦閒有獲者去其複重得詩四十六首又新鄉駱駝灣寺一首得之寺中寄懷黃簡齋司訓一首得之寄司訓札尾歲朝圖一首得之同郡朱儕撰所贈文端公手書卷後又於從父少宗伯公澉上讀書圖中得分韻一首合之和范石湖田園雜興十絕句嘗坿

刻於文端公集中者大凡六十首稍第其先後爲一卷
公平日論詩語不可得聞而手稿中往往有從兄檢討
世錫評註檢討少宗伯公子也於公爲孫行而齒後公
財六歲嘗以詩呈公有云藪齋先生百無事講求詩律
閒居時又云疎疎落落見風格洗盡脂粉留眞色酒釅
要本泉味甘弓良先辨木紋直此於公自得之旨蓋可
想見云然公自謂仕宦久不得專力爲詩嘗誦言曰我
子孫有能爲詩娛我者賢於祿養矣潄林先生幼嗜詩
授經後卽敎之詩其後世父艮齋先生以遺稿當䕶次

者任之滌林先生從先志也而一旦乃盡於祝融之虐悲夫集故未有名公於丁亥卜居郡城北郭秋涇橋茲所得詩多戊子己丑二年作時在郡城居故謹題曰秋涇集云在官政績略見於諸家傳記之文今附錄於集後而遺事之得聞者並書之於左俾後之讀公詩者有考焉

公任沭陽事跡海州志良吏傳略述之云建厚邱書院立節孝祠開柴米河云云厚邱書院今易名懷文柴米河者邑故爲沂沭二水經行每暴雨或山泉奔注田廬

輒沒西門尤當其衝城爲之圮公考故道悉疏浚之復引沭東行開渠百餘里以利舟楫民便之呼曰柴米河清江楊勤慤贈公詩曰沭水西傾勢汜淫青伊湖畔歲常祲講求到海疏通路佝𨼆郎官夙夜心卽其事也沭陽之興隆寒山二鎭地卑數瀦水逋賦積鉅萬無以償公請減其額漕糧例於宿遷完納水道迂阻車運費不貲請民折官辦時督部尹文端夙信重公皆得施行公在沭陽會國慶蠲本年賦而民已有輸納者故事流抵次年賦公太息曰業戶無常官吏亦無常不如還

之悉召集縣廨一一親授旬日乃竟婺源訓導山陽李君崇健說又部檄徵梨木為書籍雕板公以縣故不產梨申覆民詣縣言願市於境上官但予直吾儕亦無所累公曰去若曹焉識此邪省檄復督辦公執如前事遂已亦李君說

興化故多盜又豪猾造訟魚肉細民蔓引多端前政蒐不能詰者二百餘案公始至歎曰吾豈欲以武健鉤距為能哉顧當因俗以濟耳悉窮治置諸法乃嚴立賞罰格捕盜獲其渠徒黨解散督部高公撫部明公廉知公

能請調繁丹徒部以格於例議駮

特旨如所請行

宰新鄉請永蠲磏地稅撫部何恭惠入告部議中格公

又陳民疾苦以去就固爭撫部再上疏

中旨俞其請邑人德公祠祀至今嘉慶戊午後政牛君

步奎重修公祠祀謂蠲賦地千餘頃儀吉問其邑人云

所蠲乃趙村李村寺上村長興舖賈屯兒田莊兒焦莊

梁人旺劉人旺楊人旺諸處大較四百餘頃云先考學士公嘗

記新鄉建祠人姓名今並錄之貢生張克興字秀巽庠

生魏奠黎字安民魏青黎字仁民李若槐字茂伯趙丙

南字文明童生張周晃字元華魏天爵魏天祿魏天申魏天福陳守仁民人張大鯨字來川陳三畏陳六言張周官賈進財張良禮陳三德

公持俞太夫人服闋謁選道中念疏屬某屢空母又老病爲寄錢取息供常日醫膳不幸則盡取以庇喪公沒後四十五年儀吉於族兄春霆澍處見遺札乃知之

公故居在郡城北門外秋涇橋初治屋方築東牆鄰人謂侵其界公遽令坼者稍右翼日鄰人又言之公更令右至今東牆前豐後狹公書室自題曰靜讀取先儒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語也自爲楹帖云靜坐觀心無障礙

讀書窮理得根源庭之東隅築號舍四間我父行課文其間今儀吉不能守先業屋已他屬謹述此以告我後之人無忘公志

嘉慶庚辰春儀吉居京師有王雲錦者通謁頓首陳謝詢之知爲新鄉人上年舉鄉試者具言吾村祖父行相與語若當時地稅不得免身家且不保安有讀書求科舉者耶今日雲錦忝與鄉貢皆先父臺至恩也後數年又有李秀才興祖寄惠新鄉棗致書詞意勤懇先人遺愛在民如此亦可見此邦風俗之厚

公生日爲十二月十三日儀吉失怙後檢遺篋得從兄裴山楷壬戌春寄先考書云自桂林使還正月十三日過新鄉瞻拜公祠堂是日邑人以公誕辰於趙村演劇云云竊疑爲邑人記憶之誤迨己巳三月謁祠下李王諸秀才及老舍人劉佩述先考嘗止其演劇邑人不可先考曰歲暮辦暇必不獲已或正月何如是後乃改於正月

雍正丁未曾大父文端公方官編脩公生於京師辛亥遭生母沈太恭人喪乾隆壬戌隨叔父曉村先生諱界以保

舉任知縣歷官至湖北施南府同知盧陵官署乙丑冬還京邸舉丁卯科順天鄉試自後三試禮闈丁丑以族姪少宗伯載分校迴避是歲就挑知縣赴江南河工戊寅九月署高淳知縣己卯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十二月署江寧知縣庚辰七月補沭陽知縣丙戌五月以迴避調興化七月調丹徒九月丁俞太夫人憂奔歸旋以交代復至丹徒丁亥四月歸里己丑四月謁選寓鐵老鸛廟庚寅歸里辛卯春復謁選五月選四川珙縣知縣引

見蒙

高宗垂詢家世以文端公年老不令入蜀調河南新鄉壬辰十二月部選安慶府江防同知癸巳二月入都引見七月歸省文端公於里第九月赴安慶十二月解書籍入都甲午正月文端公薨公奉諱奔歸七月六日卒其後五十四年道光八年孟夏之月孫男儀吉謹記於京師北城日南坊寓舍

世父戸部府君年譜跋

嗚呼此我世父農部公自敘之年譜儀吉今日得讀之於京師則距公沒上年十一月八日已七十日也悲夫公之爲此在十四年而儀吉以是年正月十八日辭公來京師今三閱歲耳而竟長不得奉公顏色而獨得此爲遺言之僅閲者而又何忍讀也嗚呼公之文簡絜其行跡略備而所以守之數十年者公之心不欲以自言也雖然儀吉嘗聞之公之事我大父母也動止不欲離或訶責去少選即在側凡大父母之飲食衣服必先視

戒其左右時其喜怒每秋七月忌日前後時見公獨居淚洒然下祭祀上食兩手奉尊俎趨而進色愉若孺子其施於家者皆曰吾祖父之所欲爲也有不爲者則亦曰我先人之所不爲也而爲之乎嗚呼此可以見公之心也夫公嘗教儀吉曰以父母之心爲心則於兄弟無弗愛以祖之心爲心則於宗族無弗愛而公愛儀吉甚深幼時攜抱煦嫗疾痛嘗先知及長而娶婦而孤其視之也如幼時疾痛嘗先知嗚呼蓋所望於儀吉者其心無窮也而儀吉聞公喪欲奔歸不果其中之薄乃得爲

人事牽阻於公之所以教愛者負矣審矣不可以言矣而又何跋乎是譜也痛哉痛哉嘉慶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奉文端公手札遺兄子寶甫書後

右札爲我曾大父文端公里居日寄我從父少宗伯公京師者時在乾隆壬辰春夏閒札中稱慈伯之兒神氣豐下必有後於吾宗者謂從兄檢討之子子壽也子壽生上年辛卯九月時纔十數旬耳迨長而力學砥行仕舉其職人皆曰能繼我錢之先澤也而文端公固已許之於強葆之日者如此此札舊藏桐鄉汪魯石翁所儀吉請得之以寄子壽子壽其益念先澤勤省而篤行宅心其仁乎立政其愼乎豐我後人尚引延哉時爲道光

紀元季春之月子壽年五十一上距文端公寄札之日

五十年

跋訓弟遺言 本書錄前

孑少性愚魯未知學問敦厚樸實出於自然年十七未能通貫諸經而流俗好尚巧析文字勉強從之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歲次乙卯入京從學語人皆不省惟從弟逵吉日與兄同志願各勉爲毋自暴棄居二年或談世務或論古人皆反究身心不爲浮說丁巳五月孑出都以弟輕躁卞急性成習慣用深切言之始知悔勉未必無小補云

寬厚和平天地之春夏也嚴峻刻厲天地之秋冬也上

四字接物下四字治已　主敬則精神收歛保壽命之要言也非特進學而已　平居無事正襟危坐思過自新自然氣質變化　必以靜爲本則自淸自明　七情應物隨事過去切勿久留

右存心五則

古人論事講道斷不可作文字觀論事須知當世時勢講道必思吾學能否　胸中一部全史不可少史學爲先經學貫之方不爲世俗庸儒　讀書最忌迂腐迂腐終身無用切戒放蕩放蕩一事無成　文章如諸葛武

矦出師表類一字一句打入心坎中自然情淚俱至馬

伏波戒兄子書等一言一語尋出理路來自然危悚異

常　志欲大而心欲細志弗大不足以有爲心弗細不

能以積久　聰明穎利固是讀書美質如自以爲是淸

虛傲誕害不勝言　以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更

有淫蕩不羈自號風流所謂託儒爲姦者也此等讀書

不如不讀

右讀書七則

心正則耳之所好目之所好口之所好手足所好一歸

於正而身可保矣心不正則所好皆非而身不能保矣

當於未病時調護疾至而醫多損少益　飲食要節

言語要實功課須勤三者要道也　精神要用之處盡

力則奮不宜用處保愛則全

右保身四則

端厚持重做去皆是輕佻短略行去皆非　朋友所以

輔我列於五倫故擇交最要　見人無論長幼輩須存

敬畏之心則匪類是遠　凡人百病可治至於無情則

心腸俱壞難以望救雖有法言巽語不能動聽吾未如

之何矣　藹然可親之中須有肅然難犯氣象方不愧
正人君子　人不可無氣節一無氣節便一事做不得
右爲人六則
從兄學源爲世父大興府君長子乾隆六十年從學來
京師居世父戸部府君所自辛亥歲儀吉見兄郡城至
是頁相見也兄愛儀吉甚相過或涵書無虛日嘉慶二
年歸省大興府君於吳橋縣廨感喉疾誤服地黃卒年
甫十九兄之將行也出此篇授儀吉且謂之曰吾儕少
年暫離當卽相見惟此數紙願弟日省之念之他日繼

見願弟毋仍舊習也則幸甚嗚呼孰知吾兄及弟之終不得繼見也邪兄克己至嚴言動小有過輒自訟發憤若不能容其與人和而毅其讀先儒書切己體察咀味不釋讀論語往往抑揚慨歎塾師訶止之而兄乃悵然自失也閒覽史書貫數強記不多而務精熟嘗默寫光武本紀黨錮傳不悞一字夜誦出師表累欷涕泣同學者笑之於杜詩悉能倍文蓋自十歲後大興府君令每夕讀一篇久而卒業也一日集句題畫馬有云側身注目長風生指點虛無是征路戶部府君賞其有寄託蓋

亦詩讖云兄諱友泗自號四水子曰吾將津逮濂洛以遡乎洙泗爲四水子傳以見志嘗注握奇經未就遺詩數首今錄入家集中兄之留京師也大興府君瘍生於背兄聞欲馳歸而戶部府君止之瘍尋愈會大興府君來京師暑夕禮衣瘢未滅兄遙見淚雨墮遽自隱而長者覺之相與太息謂兄至性過人而幸吾宗之有孝子也兄之沒也我學士府君哀之甚見此篇益痛惜曰吾不意若之能及此也是吾族之已衰衰且不可振也而令若死也爲之撰家傳并此篇鋟板於京師又屬從兄

裴山別書一通將鐫石未果此兄之手蹟一卷命儀吉謹藏毋毀損二十餘年矣蒙昏負父兄之教歲月逾邁習日痼罪日積每一展卷悲來塡膺而幾不忍讀也而兄之言行一二記憶所及且懼久而失之也爰次第大都書於其左以備省覽云遂吉寻舊名兄沒後二年避從叔名易以儀也

跋忠義堂顏帖

忠義堂者顏魯公祠堂名此帖爲嘉定丁丑東平鞏嶸所刻凡表一記三序二碑銘一詩三書帖二十八書馬伏波語一批答一告身七第爲八卷卷首俱有北海孫氏印送劉太冲序後有退谷跋數行述墨本源流頗具予家藏此四世近百年矣昔宋之中葉吳興沈氏集魯公遺文爲十二卷其後東嘉守清源留元剛復爲補遺然如此本鹿脯後帖與盧倉曹二帖一行帖南來帖草篆帖江外帖又皆留氏所未及采是不徒宋搨可寶又

有以補公集之闕洵希世之珍也公於永泰四年二月以論事忤元載貶硤州司馬舊唐書作陝州者傳刻之誤集中與李太保帖亦誤作陝而此帖正作硤與公所撰御書碑陰記合又集中訊後帖云如公之才豈久在江左乎一本才作儔今驗此帖實少一字蓋寫時偶脫後人以意補之殊失其眞又若清遠道士詩云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岸意謂挽舟吟詠正與下句相關而集作吟眺（許彦周詩話引此詩亦作吟眺則傳誤已久）送辛子序云及滁州之美景末至方歡蓋用相如末至語而集作末至與夫人

帖中問訊卯卯者葢人名而集作郎郎皆當以此帖爲
正㲲嶸嘗守邵陽郡見輿地紀勝荆湖南路下養痾無
事校勘一過敬記冊尾

跋龔子敬自書詩眞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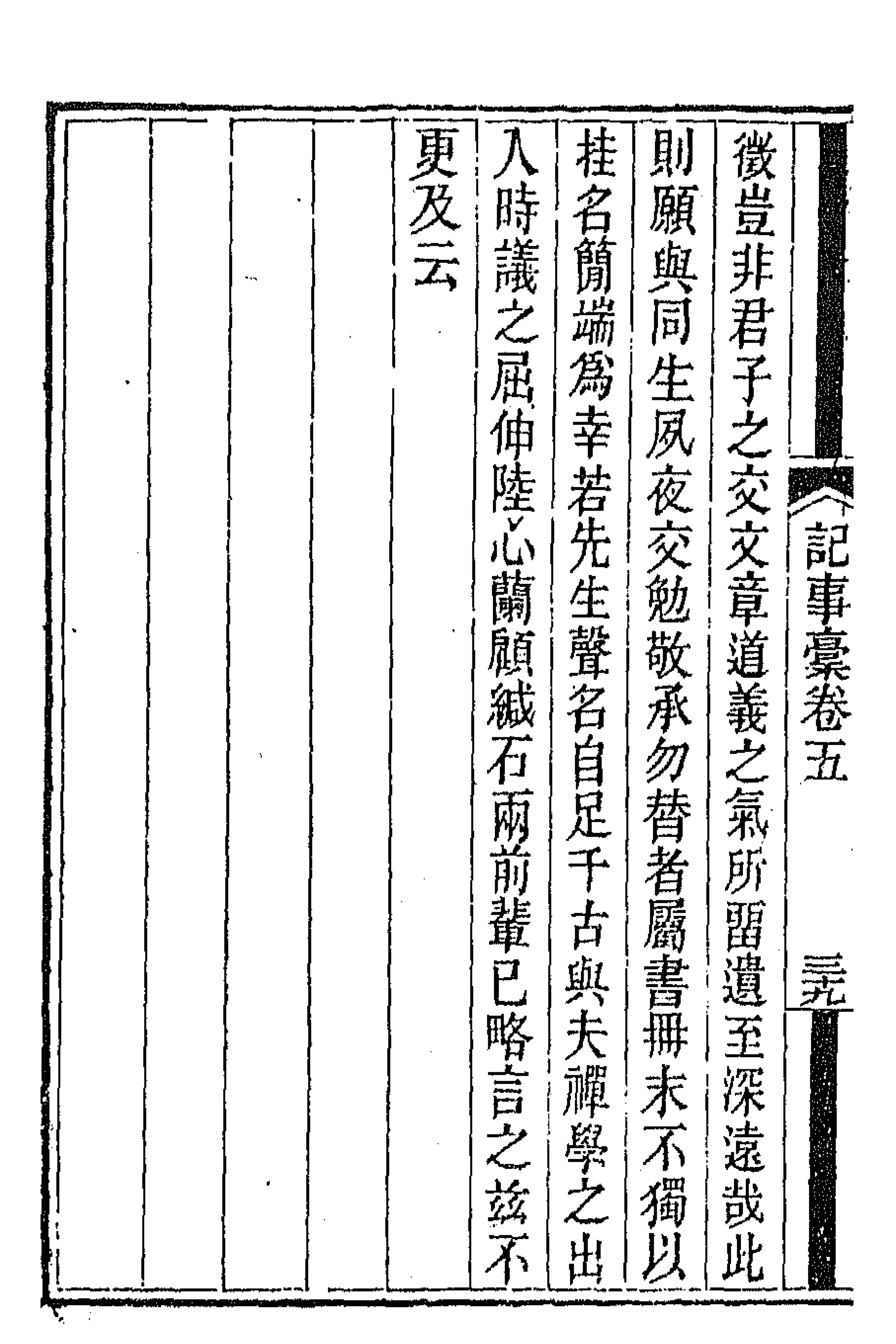
元龔提舉子敬先生爲郭髯祐之自書宣城詩一卷康熙中顧俠君嘗取以補存悔齋集之闕並欵識錄焉知此卷舊爲秀野堂中物卷內有檇李李氏鶴夢軒及醉鷗諸印吾鄉李醉鷗肇亨著詩與續錄底稾弆予晉硯齋蓋太僕竹孄之後文采世其家宜有此者今又爲野雲山人所寶屢易主而皆賢嗟乎龔生猶爲幸已免圖溫日觀蒲萄二篇俠君不錄予謂蒲萄前二語絕奇墨雲過雨月正黑手摘虛空了無迹殆子敬自狀其書耶

跋屠赤水先生手書園居雜詠冊

昔屠赤水先生銘我七世祖淵甫府君之墓曰山民論交海內幾徧進而握手人人管鮑退而掉臂或路人山民管鮑卽管鮑之路人卽路人之夷然不屑也亦有從稠衆一揖或都未識面而號于人曰莫逆人問山民若與某莫逆耶應曰然不自明也及含沙事起曩時一揖者爭言止一揖未識面者爭言未識面而所稱管鮑者亦往往化爲路人去獨鹽官錢淵甫交情歲寒哉又曰淵甫生平交游如林最稱椒蘭者陸太宰與繩沈山人

嘉則及不佞三人而已蓋我府君從弟次卿翁諱應晉後知蓬州事者與先生同舉鄉試然先生宰青浦時猶未識府君後乃訂交於杭州過府君所居秦溪贈詩有云直挾天孫坐星漢自吹龍笛在瀟湘又云歲寒青松君與我其交誼之篤如是府君嘗自營生壙于縣之西南永安湖荊山之上游觀相羊先捐館而居之者二十有四年先生至相與行水看雲觴詠其中其地內湖外海據吾郡之勝先生多有吟咏其後府君幼子我六世祖西乘府君廬墓山中撰荊山外史先生垂湖孟瀑鳳

山鷹窠諸作多列卷中是以先生之詩儀吉幼時輒能誦之今先生之裔同生孝廉以先生手書娑羅園雜詠五十首見示其詩其書如龍游鵠翔軒軒霞外環復數過恍然若接謦欬于三百年之上侍先生登吾家湖天海月之樓親見中酒高歌揮霍日月也嗟乎交道不可久則其家從之近世之交朝盈夕虛市道日變殆若梗偶之適值兩相得兩相失已而兩俱無有公叔孝標雖欲論之而亦不及也而予與同生幸得奉此冊比肩共讀追溯先人在前明中葉出處心跡兩家篇籍俱有可



徵豈非君子之交文章道義之氣所留遺至深遠哉此則願與同生夙夜交勉敬承勿替者屬書册末不獨以挂名簡端爲幸若先生聲名自足千古與夫禪學之出入時議之屈伸陸心蘭顧緘石兩前輩已略言之茲不更及云

跋龔蘅圃先生評花圖

昔唐子方以燈籠錦事劾文潞公後世歸其直康熙間蘅圃先生劾熊孝感弟黷貨並糾孝感論者以比子方然子方事宋仁宗雖嘗寫貌禁中遣使護行不免春州之謫先生則居臺十餘年劾靖逆侯之子張雲翮劾滇黔督部趙公良棟一無所撓折且屢拜

御書之賜旌其敢言遭遇之隆固非子方所敢望已先生鐵心石腸如此而是圖倚擔評花若與老圃相爾汝又何蕭然閒適也蓋剛介之氣未有不生於淡定者子

方之謫也舟覆於淮賦詩云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此足以覩先生襟期矣先生後嗣居海鹽芴山同年毋氏先生孫女也故圖藏吾氏别有西湖雨泛圖歸小瑯嬛館中芴山屬詩不能成謹記數語於末

後讀范文正公集覆舟一詩又爲文正作未知孰是附識之

跋沈同齋山水卷

右沈同齋山水一卷先從父少宗伯公所藏嘗箸跋未寫公曾孫本之孝廉攜來京師屬補錄卷尾循讀數過覺沈氏父子兄弟高雅篤厚之風恬愉壽豈之境遠若羲皇以上人而近又若在几席閒因竊念我從父癖嗜佳山水使節行天下大半攬轡浩歌盧牟造化得稱其志意迨致老而歸歸而貧時且賣畫自給郎欲栽榆柳兩三行棲遲娛晚亦力無以爲而吾郡百里無山城中號爲河者淺不掩鯉脊今本之家翁雖曰優游井社亦

惟局縮老屋中麯生遣日而已安得沈氏之西莊同齋之有竹居以供眺覽者猗然如卷中之小樓數間積書連屋老人長日執一編高臥嬰穉娭怡嫗提簪以哺婦扶手以行長幼和樂藹然無外慕此境固習為之而不厭斯固平生簡靜之效先人忠厚之貽也更時時取此卷展讀之俯仰山水尙友古人豈不益陶然以樂本之今年四十有二與同齋作畫時石田之年正同仕隱之跡各因其遇而肫然天性之愛以安吾親意又未嘗不同也方且炘炘媞媞吹塤奏篪孝養父母悠蹐耆期而祖

澤所留勿替引之者必也吾於是圖乎徵之矣

跋方蘭坻墨筍卷

此卷為璞齋孫兄所藏予賦詩後四日璞齋枉過始相識也璞齋謂予桐鄉東門外二里許茅蓬庵四面皆竹筧徑得門詩僧德輝居其中是歲竹萌纔冒土德公手劚以貽方處士處士時館金比部鄂巖華及堂適鮑翁淥飲載書來亦在坐處士忻然拜嘉遂要和上共飯飯罷隨意畫之詩之而鮑翁和之得閒居士翁自號也嗟乎吾鄉二三月栁絲杏蕚士步魚肥水村煙隴閒何處無竹何竹不筍乃今聞璞兄言一若茅蓬獨有之使我

神往不能已已豈非世外逸致足醒塵俗奚獨千畝貯胸之想已哉此卷四十年矣處士眞筆今且日尠得閒亦風流歇絶卽華及之圖書彝鼎皆已烟雲四散惟詩畫中一點天機常與造物者游歷劫不壞耳璞兄又言錢夢廬有處士花卉卷長四丈許夢廬稍空頗斥賣他畫獨守此不輕示人予謂天成偶得闊狹平等此數尺紙卽作四丈觀其可璞齋寶諸四月二十四日定盧書

跋董用晦楹帖

董君元鏡名用晦字農陽老人其自號漢軍人乾隆末爲戸部員外郎年幾七十矣貌黑瘠目近視而篤嗜書終歲尋誦累置數百冊几榻間卷悉黯黴同曹方議得失遽驅車告歸曰吾憶某故實歸檢書也笑而去與宗室奉恩將軍靈昭瓦癡中丞鄂雲布虛谷善中丞亦善書瓦癡工山水筆意簡秀同時方茶山孫淵如兩先生亦與用晦游有市書者陶市印吳市硯詹雖賈皆長者皆七八十歲淵翁爲之作三老傳者也用晦往往在此

三人舍中談笑閲視日暮忘返一日謂朱鶴年野雲曰近見兩小兒興波作浪奈何指謂故相致齋一輩也自予愛此八分古逸善價得之而未審其人今晨野雲言之遂書之

記事稿卷五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